

南華水鏡書卷七

胡雲翼編

南華水鏡書卷七

詞學小叢書之七一胡雲翼編

辛棄疾

詞

上海教育書店發行

國民三十六年五月勝利後第二版

詞學叢書之七
辛棄疾詞

基本定價一元四角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編輯者：胡雲翼

出版者：文力出版社

印刷者：辛利印刷所

發行所：上海福州路東華里
教育書店
(本店參加聯營書店)

分發行：重慶成都
聯營書店
漢口西安

目錄

一、辛棄疾評傳·····	一
二、稼軒詞選·····	三
三、辛棄疾的軼事·····	七

辛棄疾評傳

一

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評辛棄疾說：『南宋詞人，白石（姜夔）有格而無情，劍南（陸游）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惟一幼安（辛棄疾）可耳。』王氏的批評，似乎還不能使我們十分滿意，辛棄疾不但是南宋第一大詞人，在全宋詞人中，也要算最偉大的作家，豈僅『與北宋人頡頏』而已。

在北宋的詞人中，純粹的詞人實在不多。如歐陽修、蘇軾、王安石、黃庭堅、陳師道輩，都是大古文家兼作詩人，再來兼做詞人。雖說他們都有文藝的天才，卻不能專心致志于詞，甚至於還以詞爲『末技』看待，以餘力爲之。他們大部分精神才力，都向詩古文方面努力去了，所以對於詞都沒有絕頂的成就。至於柳永、晏殊、張先、周邦彥、晏幾道輩，似乎可以說是純粹的詞人了，卻限於沒有絕頂的天才，所以在詞方面也沒有超邁的成功。只有辛棄疾，他既具有絕頂的文藝天才，同時又專心

致志於詞——他不但不擅長於文，又不工詩——所以對於詞有最偉大的成就。

其實，這樣簡單的說明，決不足以解釋辛棄疾詞的偉大的來源。辛詞的來源，乃建設在他豐富的生活上。

且讓我們來敘述他的生活吧。

二

辛棄疾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濟南人。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（一一四〇）那時宋室已經南渡十餘年，

造成偏安之局了。辛棄疾是在金人統治之下生長的。小時與黨懷英同學，人稱『辛黨』。後來黨留事金，棄疾則歸南。那正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，適金主亮大敗北返，被殺，耿京在山東起兵，自稱天平節度使，節制山東河北諸軍，用棄疾掌書記，從此我們這位少年英雄的事業便開始了。有一次，一個被棄疾招撫來歸的僧端義，一夕忽竊印而逃，耿京嚇得惶恐無狀，欲殺辛棄疾。棄疾立即限期追殺僧端義以復命。這件事取得耿京最大的信仰。後來棄疾勸耿京歸附南宋，耿京便派他奉表南歸。不幸這

時候耿京忽爲其部下張安國所殺以降金。棄疾立即馳返海州，聚集舊部，夜襲金營，生擒張安國回來，戮之於市。這件事又受高宗的激賞，差他爲江陰簽判。從這時起他平安地做了十幾年官。到四十歲的時候，他已經做到湖南安撫使了。那時正湖湘盜起，聲勢浩大，孝宗命他去討撫，他依次剿殺了賴文政諸大盜。於時，棄疾便設計創設飛虎營，以屏障東南半壁。這件事經過了許多人的反對，而且破壞，孝宗也降了金字牌來阻止的詔令。棄疾乃不顧君命，以最敏捷的手段，在最短時期，招集步兵

二千人，馬軍五百人，成功他的飛虎營。軍成，雄鎮一方，爲江上諸軍之冠。後來，棄疾『繪圖繳進』，孝宗也沒有話說。

他在江西做安撫使的時候，恰遇江右大饑，他也用很簡單的方法救濟了多數的民衆。朱熹稱贊他：『雖只蠶法，便有方略。』

他和陳同甫與朱熹都很要好。同甫常常受他的接濟。朱熹死的時候，『時僞學禁方嚴，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』，棄疾爲文往哭之曰：『所不朽者，垂萬世名。孰謂公死，凜凜猶生！』（宋史四〇

一卷本傳

我們知道辛棄疾是充滿了英雄思想的人，雖一級一級的升做高官，但他是不願意老守着偏安的局面的，他和岳飛輩一樣，抱着恢復中原，直搗黃龍的宏願。所以韓侂胄倡議伐金，他是最贊成的一個。不幸棄疾這時已經很老了，已經是六十歲的老頭子了，再不能去衝鋒陷陣了，只有抑鬱無聊，只有感慨生哀，只有將心頭沉痛蒼涼之感，抒之于詞。我們讀他的鷓鴣天：

壯歲旌旗擁萬夫，錦襜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

捉銀胡韃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

追往事，歎今古！春風不染白髭鬚。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

哦！在這首詩裏面，包涵了這位老英雄多少青年回憶的哀感！可是「春風不染白髭鬚」，老終歸是老了。棄疾死時，正是韓侂胄北伐軍敗後，主和的人殺了韓侂胄的頭去向金人求和的那年（一一一〇七）。他身後的恩榮，都被主張北伐的關係被剝削了。直到宋末德祐初年，朝廷始接受謝枋得的請求，追贈少師，諡忠敏。

三

因為辛棄疾是一個英雄豪邁的個性，所以他的詞也是豪放肆溢的詞。梨莊說：

稼軒當弱宋末造，負管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。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，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，一寄之于詞。

這是不錯的，辛棄疾的詞，雖不必全部都是抒寫忠憤之作，但其作品很多是追懷往事，哀感今朝的悲歌。例如：

破陣子（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）

醉裏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絃翻塞外聲，沙場秋點兵。

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，可憐白髮生！

永遇樂（京口北固亭懷古）

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孫仲謀處。舞榭歌台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

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意，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：廉頗老矣，尙能飯否？

賀新郎（別茂嘉十二弟）

綠樹聽鶉鴃，更那堪、鷓鴣聲住，杜鵑聲切。啼到春歸無啼處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間離別。馬上琵琶關塞黑，更長門翠輦辭金闕。看燕燕，送歸妾。

將軍百戰身名烈，向河梁，回頭萬里，故人

長絕。易水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長啼血。誰與我，醉明月？

這裏的詞，那一首不是緬懷舊事？那一首不是感慨生哀？尤其是永遇樂的『元嘉草草』很明顯的攻擊南宋偏安的錯誤，很坦白地指謫南宋君主昏庸。沒有以此買禍，總算是萬幸呢。當着辛棄疾哀感無限，無以自遣其情的時候，便不知不覺地寫下這樣忠憤的詞來了。

辛棄疾的長詞，當懷古的時候，往往是激揚奮

厲；當抒情的时候，又往往是悱惻淒苦，充滿了殉情主義的傾向：

摸魚兒

更能消幾番風雨，匆匆春又歸去。惜春長，怕花開早，何況落紅無數。春且住，見說道，天涯芳草無歸路。怨春不語——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。

長門事，準擬佳期又誤。蛾眉曾有人妬，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君莫舞，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。閑愁最苦！休去依危